

世界通史讲义

中 册

弗·尼·尼基甫洛夫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通史讲义

中 册

弗·尼·尼基甫洛夫 著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翻譯組譯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通史讲义

中 册

弗·尼·尼基甫洛夫著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翻譯組譯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琉璃廠一七〇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四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書号11010·4 開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張9⁶/₁₆ 字數217,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35,000 定價(6) 羊0.90

中册目錄

第一时期(一六四〇——一八七一年)

第一講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人类近代史的开端	7
第二講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世界各國(十七——十八世紀)	24
第三講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	43
第四講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西欧	66
第五講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欧和美國	87
第六講	俄國的革命运动和六十年代的改革	111
第七講	东方各族人民反抗殖民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开始	132

第二时期(一八七一——一九一七年)

第八講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157
第九、十講	向帝國主义过渡时期的資本主义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一八七二——一八九八年)	169
第十一、十二講	帝國主义时代初期的西欧、美國和日本(一八九八——一九一四年)	200
第十三講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231
第十四講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后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时期	253
第十五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275
大事年表(近代史部分)		297

世界通史讲义

中 册

弗·尼·尼基甫洛夫 著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翻譯組譯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通史讲义

中 册

弗·尼·尼基甫洛夫著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翻譯組譯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琉璃廠一七〇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四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書号11010·4 開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張9⁶/₁₆ 字數217,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35,000 定價(6) 羊0.90

中册目錄

第一时期(一六四〇——一八七一年)

第一講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人类近代史的开端	7
第二講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世界各國(十七——十八世紀)	24
第三講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	43
第四講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西欧	66
第五講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欧和美國	87
第六講	俄國的革命运动和六十年代的改革	111
第七講	东方各族人民反抗殖民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开始	132

第二时期(一八七一——一九一七年)

第八講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157
第九、十講	向帝國主义过渡时期的資本主义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一八七二——一八九八年)	169
第十一、十二講	帝國主义时代初期的西欧、美國和日本(一八九八——一九一四年)	200
第十三講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231
第十四講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后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时期	253
第十五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275
大事年表(近代史部分)		297

近代史

近代史第一时期

(一六四〇——一八七一年)

第一講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人類 近代史的开端

近代史，即資本主义社会与資產階級統治形成和开始沒落的时期，始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这是第一次具有全世界歷史意义的資產階級革命。（英國革命以前，早在十六世紀末，荷蘭曾發生过資產階級革命，但这一革命具有較大的地方性和局限性。）尽管在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只是在英國取得了勝利，而在其余國家中封建制度仍占統治地位（甚至西欧大多数國家到十九世紀中叶才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然而，新的社会形态在英國这样一个國家中的勝利——这个國家后來对世界歷史的全部進程給予了巨大的影响——使我們有根据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作为人类近代史的开端。

早在十六、十七世紀，危机就籠罩了西欧各封建國家，而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乃是这一危机最重要的表現之一。宗教改革、德國的偉大農民战争以及尼德蘭革命，都反映了許多欧洲國家封建关系的同一危机，表明使生產关系与性質改变了的生產力相適合的必要性已經成熟了。

英國資本主义的發展

我們來看一看革命前夜英國的狀況。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的英國是一个農業國，城市很少，其中只有倫敦居民較多，約二十万人，而其他城市的人口通常都不超过一万到兩万人。这些城市，从它們的外貌上看，很像大村庄。所有城市的总人口不超过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其

余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鄉村。

英國農村是封建的。地主的莊園是農村的中心，地主莊園的富有和農民可憐的茅屋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土地是地主的封建財產。農民耕種他所使用的那塊份地，必須定期地按照永遠固定下來的數額向地主繳納地租。農民既不能出賣自己那塊份地，也不能掉換它，同時如未經地主同意，沒有向地主再繳納一筆錢，也不能把它遺留給自己的後代。甚至那些已將土地正式變為自己私產的富裕農民（當時這樣的階層人數也很多），仍然要向地主繳納代役租，雖然數目不多。農民在人身上算是自由的，可是，地主對領地居民仍然有一定的審訊和行政管理的權利。農民內部事務由公社即全村會議來解決。

農村中所有居民的份地，包括直接由地主自己使用的在內，都是互相交錯的。另一部分土地，如牧場、荒地和森林，由公社共同使用；每一個農民可以在公共草地上牧放自己的牲畜，在公社森林中打柴。自己沒有份地的最窮苦的農民，多半都是依靠使用公社土地為生。從秋收到春耕這段期間，取消份地的界綫，牲群可以自由地在收割後的田野上走動。這幾個月中，田地也算是公社財產。

可是，在十六世紀，英國農村的經濟制度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鄰國尼德蘭以及後來英國本國制呢工業的發展，羊毛銷路大增。飼羊業變成了最有利可圖的事情。地主不再以取得自己農民的地租為滿足了，因為按照傳統，他是不能提高地租的，何況這時由於“價格革命”，實際的地租額已經減少（當時主要是以貨幣來支付地租，但貨幣貶值）。最富有所謂事業心的地主，開始用一道总的柵欄把自己和公社的土地圈起來（所謂“圈地”），並且把這些土地變成自己羊群的牧場，禁止農民的牲畜入內。農民失去了牧場，不可能飼養耕畜和經營自己的經濟，結果紛紛破產，過着極其困苦的生活。地主常常公開採用暴力將農民從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驅逐出去，毀掉妨碍他們的茅屋和村庄。十六世紀英國偉大的思想家、勞動人民和備受壓迫者的朋友湯姆士·摩爾當

時曾極沉痛地寫道：往常是很馴服而溫順的綿羊，“現在變成這樣貪婪而凶狠的動物了；它竟吃人，并毀壞田地、房屋和城市。”出賣羊毛賺得了大量資本，然後這些資本便被投入工商企業。資本在一端積累起來了，工人則在另一端增加起來了。這些工人就是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他們流浪在全國各地，或死于飢餓，或為了幾文錢什麼工作都得去幹。閑置資本和廉價工人大軍的存在，正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條件。

在這一初期，資本積累的另一來源是海上貿易和海盜行為，而後者尤為重要。英國商人以自己的海盜行為“馳名”每一個海洋。英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直到現在仍以緬懷往事的心情憶起德雷克以及其他海上“英雄”，恰當地把他們看成大不列顛海上威力的奠基者。不僅倫敦、利物浦以及其他港埠的商行，為了搶劫載運金銀的外國商隊和買賣黑奴，不以裝備掠奪性的海上探險隊為耻，甚至英國國王本人也不惜和海盜們合作。伊利薩伯女皇就是海盜德雷克向南美海岸實行強盜式遠征的股東；遠征以後，她獲得了自己的那一份“利潤”。上述資本的最初形成和生產者——農民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過程，叫做“原始積累”。

在我們所研究的時期中，英國工業的發展是和農業中的變化緊密相聯的。中世紀時，手工業者獨自購買原料、生產商品并自己推銷商品，而現在手工工場代替了中世紀的手工業。手工工場是在大機器工業之前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形式。在手工工場里，雖然還保持著手工生產，但是，工人之間已有相當細致的勞動分工：一個人專于一種勞動過程，而另一人則專于另一勞動過程。同時，原料供應和產品推銷都掌握在批發商手里，於是他們便成了生產的實際支配者。手工工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集中的，即在一个屋簷下有幾十人或幾百人作工（這是比較高級的形式）；另一種是分散的，即每一個紡紗工人或織布工人都在自己的家中勞動，但是他們從一定的商人那里購買原料和紡織機，然後必須把產品交給該商人。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英國，分散的手工工場仍然占優勢。

工業过渡到意味着大規模生產的工場手工業階段，以及手工業者轉变为雇傭劳动者及其对資本家的依附，这是从封建制度向資本主义制度过渡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質的飛躍。

工商業的發達和在工商業中工作的人数的增長，引起了对農產品的大量需要。因此，商品糧食的生產成为有利可圖的事情。十七世紀初，实行“圈地”的目的往往已不是为了把所圈的土地变成放羊的牧場，而是为了增加可耕地的收入。地主將使用落后技術的農戶从土地上驅逐出去，而把土地租給富裕的佃戶即資本家。資本家靠雇傭工人的劳动來耕种土地，使用人造肥料，改進輪种制，并利用貧農無力購買的播种机和其他工具。史料証明：“被圈的”土地上所得到的收入，比沒有被圈的、按旧方法耕种的土地要多出兩倍至三倍。这就是農作業中的資本主义進步。但是，这一進步是依靠殘酷地使千百万農民破產和死亡的手段來實現的。

革命前夜的階級斗争

十六世紀末叶和十七世紀初期，在英國發生了農民和城市貧民的零星的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六〇七年英國中部農民反对“圈地”的起义。農民搗毀了地主在田地上架起的柵欄。起义者自称为“掘土派”和“平等派”（这两个名称以后为英國革命中最徹底的民主主义分子所沿用）。封建主当时虽然鎮压了自發的人民起义，但是，很明顯，人民憤怒的浪潮正在蓬勃高漲，大有席卷全國之勢。問題不僅在于“圈地”；人民群眾不滿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所身受的忍無可忍的封建压迫。有时人們这样議論：既然“圈地”是一个進步的現象，那末反对圈地的農民起义就帶有反动性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農民起來反对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的掠夺，并不是为了永远保存封建关系，而实际上是爭取另一条更進步的資本主义發展道路。農民渴望从封建主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在客觀上也就是要求創造条件，使自己的經濟沿着資本主义道路自由

發展，生產商品糧食，擴大棉紗以及其他家庭手工業產品的貿易。後來，當革命爆發的時候，農民的先進分子同資產階級和新貴族一起，對封建反動勢力展開了積極的鬥爭。這就表明了農民認為誰是他們主要的敵人。

不僅農民不滿意現存制度，資產階級也有他們不滿的原因。當時國內無論在工業或農業中，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過程都在急劇地進行着，但政治上層建築却仍然是落后的、封建的，阻礙着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宮廷是聚集反動封建貴族的中心。當時，資產階級積蓄着每一文錢，以便在經營中獲得利潤，但是王宮中一小撮貴族却荒淫無恥揮霍大量財富；封建經濟的收入日益減少，而封建主的開支却毫未縮減。國王政府為了开辟新的財源，便不斷建立新的“專賣權”，犧牲大多數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將生產或出賣某種商品的權利售與商人中的個別集團。一六二九——一六四〇年間，政府那樣大規模地出賣專賣權，竟使生產和貿易都陷於混亂狀態；得不到專賣權的企業主紛紛破產，解雇工人，使工人陷入了飢餓和貧困。一部分資本家跑到荷蘭去了，而更窮苦的人民——無地可耕的農民和被解雇的工人——則遠渡重洋，遷往還未開發的北美大陸，並在那里開始了充滿着同大自然作殘酷搏鬥的新生活。

英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同樣也引起了資產階級極大的不滿。執政的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們，沒有滿足資產階級渴望跟外國競爭者進行積極鬥爭和搶奪新市場的要求。英國腐朽的封建政府，已經不能順利地結束它在十七世紀前幾十年內所發動的任何一次戰爭了。

革命前英國國內情況的特点是：統治等級——英國貴族間不是團結一致的。很大一部分貴族，特別是中小領主，按其經濟地位和社会地位來說，都非常接近於資產階級。這些新地主不再滿足於少量的地租了，他們熱中於經商，並開辦了一些附設的作坊——制革廠、磨坊、制氈廠、啤酒釀造廠等，因而也就日益浸透着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情緒，日益與資產階級接近了。他們堅決反對宮廷集團和那些按照古老方式把自

已全部經濟建筑在封建地租上的旧式地主。

在英國，多年以來(自十三世紀起)，就有等級代表机关——國会与王权并存。在封建时期，几乎所有的欧洲國家中都有类似的等級會議。英國國会有兩個議院。上議院，即貴族院，其中的議員都是上層貴族，他們憑世襲的爵位參加國會。下議院，即众議院，由英格蘭各行政区以及大城市的代表組成，其中大多数也是貴族。但是随着英國資本主义关系的發展，國會的階級成分也改变了。十七世紀初期，下議院的大多数議員都是“新貴族”。这种新貴族在形式上屬於貴族等級，其实在階級关系上，他們和資產階級的接近甚于和旧式封建主的接近。國會(更确切些說，是國會的下院)很快变成了極其重要的机关，因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在一起，可以利用它來表达他們对于封建政府政策的不滿。

資產階級分子的不滿情緒表現在兩方面。首先，它表現在各种宗教派別在英國的流行。这些宗教派別反对英國官方教会，要求信教自由。在英國，和大多数國家在早期發展階段的情形一样，資產階級思想反对封建統治思想的斗争，采取了“誠实的”、“純潔的”基督教徒(所以他們自称为“清教徒”，意即“純潔的”)反对荒淫墮落、“背弃信仰”的教士們的宗教形式。道貌岸然的人們穿着黑衫，爱好劳动，節約到吝啬的地步，信教信到狂热的程度——这就是同上升的英國資產階級血肉相联的清教徒的面目。國王政府对清教徒反对占統治地位的教会的言論感到驚惶不安，于是动用了監獄和劊子手的斧头，对清教徒進行殘酷的迫害，但政府終于無力根除这种“异端”。

資產階級对政府政策的不滿情緒还表現在國會的會議上。資產階級对于統治階級屡次侵占自己的財產感到非常不安。新稅則，出售專賣权，沒收財產，以及駐軍的騷擾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使資產階級对明天失掉信心，同时意味着根本不存在資本主义積累的起碼条件，即生命財產的保障。当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一世在位时(他是一六二五年即位的)，在一六二五、一六二六以及一六二八至二九年間先后召开过几

次國會，但每次國王和國會之間都發生了劇烈的衝突。眾議院堅決主張：非經它的同意，國王無權實行新稅則。最後，查理一世干脆不再召開國會了，於是自一六二九年三月到一六四〇年四月這十一年內，國會一直沒有召開過。

革命的開始

國王政府以為無須國會的擁護也能够支撐下去的企圖，終於失敗了。政府所實行的新稅則收效甚小，並且激起了全體居民異常的憤怒。當一六三七年蘇格蘭人反抗英國人的民族壓迫的起義爆發後，查理一世需要金錢來鎮壓起義，終於不得不再一次向資產階級要錢，因而在一六四〇年召開了國會。這次國會总共存在了兩周，所以被稱為“短期國會”。“短期國會”在對國王的态度上一開始就採取了獨立的立場，以致國王趕快就把它解散了。解散國會的消息在倫敦掀起了雄偉的抗議游行。一六四〇年五月六日，一群幫工、學徒、水手和短工冲向國王的一個寵臣的住宅，並且打算把它燒掉。一周以後，首都又發生了風潮，同時開始了農民運動的高漲。在鄉村里，農民集會，控訴地主，並且在有些地方還打算占據國王和貴族的森林和游園。革命在全國開始了。

一六四〇年十一月，對蘇格蘭人作戰遭到新的失敗後，又重新召開了國會。人們把這次國會叫做“長期國會”，因為它連續舉行了十二年以上，一直存在到一六五三年四月。反對派的代表仍然在國會中獲得了多數。“長期國會”半數以上的議員都是曾被解散的“短期國會”的代表。國會開始採取堅決的行動：逮捕並處死了兩個在實際上左右政府的國王寵臣；同時通過決議說，除它自己以外，任何人均無權解散現在的國會。

很快就演成了國王政府和國會之間的公開衝突。國王率領軍隊親臨國會，企圖逮捕反對派的領袖，但是那些人都已經躲入“西蒂”(The City)——倫敦的中心區，銀行和商業機構所在地。人民都涌到街頭來